

荷之韵

◎吕敏纳

之前，从不去看残荷。
只觉得这两个字透着孤寂，泛着凄冷，老态龙钟。想想都觉得苦，坚决不要亲眼见了。

整个花季，应季的莲鼓足了劲地怒放，把花香尽情地挥洒了，直到开残，开败。开到花事了，再无人问津，就像爱情！它来的时候，花事烂漫，一旦走远，冷冷清清。还要把残骸挂在大脑的顶端，风吹过来，勾起一些记忆，干裂刺骨地痛。

倒喜欢在明亮的午后，踩着晚秋的风，沿着一条小路，把一片林子，走着走着，走不出边际的样子。淡淡的忧伤，淡淡的青草香。枯干的叶子脆响，微黄的叶子蝶一样翻飞。没有多大欢喜，也没有多大的伤痛，顺其自然地，漫不经心地。等一场冬雪覆盖，从生到死的一切痕迹都被掩藏了，秘密和伤痛都掩藏了，好似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！没有多少绝望，没有立竿见影的疼，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多好！

残荷却不同了。
欣赏过了年轻时的容颜，就像一生得不到的那个人，就在远远的观望中，收藏了溢满莲池的香。收藏她遗留在岁月中的所有，一颦一笑，每个表情。对了，那霸道的绿裙子，从不给别人留出后路。可是，忽有一日，怎就忍心去看它的枯萎！它枯萎了还偏偏就不凋零，苦苦地在冷风里撑着！到死还站着，在冰冷的水中，一点一点血肉削骨。太决绝，太孤立，太任性！太不适合观赏了。

偏偏就在那日，忽就决意要去。
病初愈，从床上爬起来，看窗玻璃上一层霜雾，就知道天是晴着的，晴着并冷。初冬以来，阳光很少这么欢喜地赏光。

就对自己说，我想去看残荷！
几时去？就是这会，一分钟不要耽误！
裹着白森森的一层霜，阳光一点一点从这一株荷挪向那一株荷。没有脚步声，只有那残枝败叶，破碎冰霜，裂骨似的脆响，痛渗到心底了。荷塘安安静静，这种痛，只我一人承担，多好！

初冬，一切都会瘦，水也会瘦！好多东西会在水的心里死去，死去的东 西腾出了许多空间，它不再那么肥硕，那么饱满，那么拥挤紧绷，那么意气风发，那么张狂，那么累！它就清亮了，凉薄了，冰冷了，也越来越安宁了。尘埃落定的样子，内敛的样子，水便单纯了。

唯独荷，它还是水的主要内容，它不肯死去。
即使干枯，那茎，如同八十岁了依然精致的女人的脖颈，织满了时光的痕迹，却依然要镶金戴银，高傲地直直竖立。干瘪，瘦弱，有很多条皱纹，被密密麻麻的往事裹满。也有折了的，宁折不弯的样子，撑着骨感的身躯，也不喊疼。疼只给自己知道。

莲蓬是裸露了，睁着很多只无辜的眼睛。俯仰之间，相互照应的一对莲蓬，曾是顾盼生辉耳鬓厮磨的两朵莲花，那时，一定是脸贴着脸。光阴，让它们成了青春岁月相依相伴的标本，花瓣落尽，有什么关系？头发和牙齿掉光，又有什么关系，到死，到终了，还是这么一副心心相印，惺惺相惜的样子，心有灵犀站到表情僵硬。

花瓣呢？保护不了自己，自顾自地陨落了，砸在水的身上，就如同没来过这个世界。偌大的莲池，有一瓣花的影子吗？早就无踪了，谁还记得那时飘着的香，谁还会记那时粉嫩的脸庞！

那叶子呢，终究是承受不了一场又一场的霜。车拉着脑袋，垂头丧气，一蹶不振，把头低到尘埃里，低到水的附近，顾影自怜。或者，是累了，要贴着水面休息，姑且就睡在水面上，横卧，也不顾年轻时翩翩起舞的姿态了。

水面凌乱了，秋霜的一声叹息，一个季节就此坍塌。房梁倾覆，椽木横陈，砖瓦散落。

藕断了。丝也断了。只剩蛛丝在缠绕。
缠绕在那株莲花，它独自站立，含苞待放，花未全开。风干的花瓣，脆脆地黄着。阳光穿透它的身体，多像那粉嫩的花朵般的脸蛋，刚刚盛放的样子。分明还飘着香。可是，可是，看它满脸的清泪，在闪着光。它还没有来得及盛放，秋霜就来了，冷风就来了。它的青春就此永驻了，把美丽定格在枝头。纵使枯萎，也要以花朵的姿态。即使死亡，也要绽放在风里。就做一 次标本吧，给那些开残了的，衰败了的，凋零了的，做个榜样。哪怕，它只是一朵枯萎了的花，那也是花！哪怕，它只是一朵死掉的花，那也是花！它还会一直唯美到被砍了头。它还是花，它是一株残荷，残缺，并且完美！

那些一下子开到烂漫的花，极尽了热闹，它们的热闹是短暂的。而这一朵，经受了世间的孤寂，寂寞才是长久的。那是行走在灯红酒绿的闹市，冷眼看繁华热闹，一脸的清孤，满心的宁静。这一朵花，在冷风里跳舞，跳的是世间的绝美。即使无人来赏，有什么关系！

莲花出水之前是什么？是莲花。
出水之后呢？是荷叶。
就像世间的事，不发生，就是不出水的莲，一定是完美的。

发生了，就是出水后的荷叶，一定是残缺的。
残缺得不堪入目。残缺得那么完美！

高原

◎王静

冰雪覆盖的高原，被春风轻快的音符指引，整个严冬洁白的晶莹，融化成了一泓涓涓细流。

围坐毡房里的牧民，在最后一个飘雪的季节之后，终于迎来了明净的春天。

高原上有袅袅炊烟升起，和着牧人的歌声，在蔚蓝的天空中沸腾起来。牛羊悠闲走出棚圈，开始在草原上奔跑。

一群扑闪着翅膀飞行的小鸟，倾斜着穿过小河，将高原复苏的气息绽放成多姿的春景。

布谷鸟的第一声啼鸣就脆响在天山深处，醒来的土地与草原一起孕育在春天的希望里。

高原的流行色，叠印着牧民深深浅浅的脚窝。在依然透着丝丝寒意的风里，溢出了牧民幸福而温馨的笑容。

草原上觅食的牛羊，比农谚更懂得忙碌；欢快而嘶鸣的马群，定格成高原不尽的美丽。

高原用力推开季节的窗户，露出鲜红鲜红的早晨。一轮红彤彤的旭日，正从田野上冉冉升起，挂在高原的大山里，照亮未来的灿烂。



候鸟乐园。朱祥 摄

远方

◎江汉观雨

当更多的车笛汇聚成积怨
小河中央 涛声依旧缠绵
城市们静止在山水之外
划动触须
告诉人间无数烟火
纤绳就这样颤悠成蝶
成鸟
成穿越绵绵蓝天的长吟

与微叹一个遥远的行者
一行越来越淡化的故事

青草舒展开来
渐次拨响眸子之痛
燕子依然呢喃着
喜悦 或者祈盼
水一般淹没脚背
泥土们纷纷转过身来
把一面淡黄酒旗
攀得清静柔婉

无名花昂起头来
风从此镌刻了誓言

清晨

◎李星

一朵含苞待放的花
是一张含羞的脸庞
露珠沾惹鸟鸣
和阳光一起
从思念的草尖

滚落下来
风一次次漾起
清晨的水波
嫩叶开始涌动
为一束眺望的目光
涂抹满身的翠绿

野花

◎墨刚

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
风用力晃动着筛子

有人在林中走走停停
不倦地找寻
野花小小的脸庞，一张张打开

轻轻摇曳
还有多少未知之物
你无法一一说出，混同于野花

无邪，亦无辜，又仿佛那些
不可捉摸的跳跃的光斑

“我家这40年”有奖征文启事

197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；2018年，改革开放的征途将走过40周年。40年，承载着多少梦想与荣光；40年，流淌着多少青春与故事。在这短短的40年间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改革成果惠及千家万户，人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。在这40年的改革大潮中，我们共同脉动，共同见证，共同受益，衣、食、住、行有了根本性提高，事业、家庭、生活质量上升到了更高层次，每个家庭都付出了辛勤劳动，每个人都经历了精彩故事。

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，自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，《甘肅日报》特别推出大型主题策划“我家这40年·有奖征文”活动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你家发生了什么变化？“我家这40年·有奖征文”邀您讲述！

征文要求：

(1)故事，以小见大，小角度切入。从希望的田野、乡村蝶变、我的高考、出行之便、乔迁之喜、丰衣足食、多彩生活、生活保障、我的创业、精彩人生等方面，讲述普通家庭在这40年发生的可喜变化，反映我州在改革

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，体现老百姓越来越充盈的幸福感。

(2)每篇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。

(3)每篇稿件提供2—3张配图(JPG格式、相机拍摄、3M以上、原始大图，不作任何处理)。

征文评奖：

对见报稿件，除按规定给予稿费外，征文活动结束后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组，从所有见报稿件中评选出一等奖1篇、二等奖2篇、三等奖3篇，在报纸上公布并颁发获奖证书，同时对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得者分别给予3000元、2000元、1000元的奖励。

投稿方式：

稿件(文、图)均以电子文档方式发送至邮箱 gzrb-byjzw@163.com。投稿时须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详细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。

联系人：杨燕

联系电话：13990470117

甘肅日报社
2018年5月15日

记忆的阁楼

◎薄荷

当我再次走进这个记忆中的阁楼，才发觉它如此细小、阴暗、拥挤，像一只密不透风的箱子。不到十个平方的面积，天花板因为屋顶坡度的关系两边低中间高，人在进门的时候必须弯一下腰以防止撞到头。唯一的自然光源是屋顶的一方天窗，此刻映出外面天色将晚，暮色沉醉。

曾经我们，就是这样被一种深邃和纯粹的蓝浸透着，我们的世界。

如今看来，这里恐怕不是什么宜居的地方。一到夏天便闷热难耐，冬天又变得潮湿阴冷，无法想象你是如何熬过那么多年的。

属于你的东西都已被清空。墙壁重新粉刷过，天窗换成遥控的，地板也打了蜡，整整齐齐堆放着各种透明的整理箱和清洁工具。这片曾属于你的天地终于恢复了最初的功能，一个储藏间。而所有你的痕迹，连同渗入墙壁之中的潮湿记忆，似乎都被彻彻底底地抹去了。

是我来得太晚了。不见了那些旧卡带和CD，墙壁上的明星海报和贴纸，写满笔记和聊天内容的横线本，抽屉里得过奖的火车模型，墙角曾经中意的吉他，第一次去海边时捡到的许愿瓶，还有我亲手织了送你的围巾。那些少年时代的信物最终在哪里遗失又被谁捡起，还是早已被时光倾覆，碾碎成了粉末？

“这里没什么可看的啦。”屋子现在的主人催着我，“楼下的房间不好吗？朝南那一间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了。”

原来这栋老房子几经易手，俨然已经成了一家民宿。院门敞开着，看得见里面的格子窗帘碎花桌布，透明玻璃花瓶里插着粉红玫瑰，原木色的家具和藤编的躺椅，颇具时下流行的文艺情怀。我久久地站在门口，直到这位姑娘把我迎进去，问道：“我是这儿的老板，你想在这里住一晚吗？比住酒店有趣多了，还管饭。”

我竟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。此刻我问她：“可以住在阁楼吗？”对方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，直截了当说这里没有床，不能睡人。我说不需要床，你帮我清理一下杂物，简单给我打个地铺就行。姑娘还想开口，我打断她说：“价格按楼下朝南的房间算。”她立刻二话不说，眉开眼笑去拿被子了。

我放下行李，在地板上平躺下来，缓缓伸直四肢。我想起过去也曾和你从这个角度望着天窗，一起说着不着边际的话，又怕太大声招来家长，便捂住嘴咪咪地笑，你总说我像只小老鼠。这种笑声我现在还改不了，被人揶揄也是常事，我早已习惯。我试图在空无一人的阁楼里笑几声，但眼泪很快涌出来，渗入木地板的缝隙之中。

这里已不住着你。而你现在在哪里，我竟遍寻不着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最难过的是想念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却发现已失散多年。

这些年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每个月总有几天在路上。走过大大小小许多城市，每到一个地方，仍会觉得新奇。除了高速公路之外，再疲倦也不忍闭眼，像个幼童不住地看，风景、建筑、街道、路人，甚至路牌路灯店招，都想刻进心里。哪怕不止来过一次，也会怀想当时的光景，人与物，天气和交通，一一复苏在脑中，记忆都是亲身骨肉，怕再去，就一无所有了。

大多数时候，出差不过是会议、住宿与饮食。但这一次却不同，离开太久，我对这座生活过的城市已然陌生，记忆里似乎只剩下童年的几个玩伴和被我们视作秘密基地的阁楼。于是，你的样子久违地浮现在我眼前。忘不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是彼此唯一的朋友。我们分享童年、玩具、功课和所有秘密，直到我们家因为父亲调职而去了另一个城市，出发前一晚我仍和往常一样，蹑手蹑脚地溜进阁楼来找你。那一晚的月光很美，年少的我们为离别泪流满面。

准备床铺的姑娘久久没有回来，昏沉之中我坠入梦境，终于又见到你。

我看到你像平常一样躺在阁楼的小床上，手里拿着书睡着了。你还是少年时的模样，侧着身子熟睡的样子真像一只猫，月光透过小小的天窗洒在你脸上身上，漂亮得不可思议。那一刻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。我没有出声，只是走过去躺在你的手臂上，闭上眼睛。而你只是自然而然地挽住我的肩膀，继续你的梦境。

“是你回来了。”